重阳,菊花须插满头归

韩可胜

“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”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。重阳节古诗文中常常叫“重九”,有时候干脆简称“九日”。中国文化用阴阳哲学解释世间万事万物。双数为阴,单数为阳。现存的重要节日中,有两个叫“阳”,另外一个是端午,也叫端阳,端是“正”的意思,农历五月初五,“五”在“一三五七九”之中是不是正中间的一个阳数?端阳是正中,重阳则是极致。九是阳数中的最大,两个九,就是阳的顶峰。物极必反,到了这个节点上,阴冷萧瑟的深秋就已经到了,而冬天也就不远了。

一首著名的诗歌让我们了解到唐代重阳节的习俗,也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传承性。这就是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团圆、登高、插茱萸……三大习俗延续至今,其中登高、插茱萸是重阳节所独有。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。杜甫《登高》一诗,题目就暗示了写在重阳节。清明远足,重阳登高,前者踏青,后者辞青,都是人与自然的互动,两者遥相呼应。登高既是健身,也是赏秋。在婺源、休宁等古徽州的山区,还衍生了晒秋的习俗,家家户户把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菊花,以及颜色鲜艳的收成在依山而建的宅前晒出来,与粉墙黛瓦的村庄,与满山的红叶,组成了一幅幅最美的盛世图画,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去赏秋、拍摄。

茱萸是一种中草药,重阳节插茱萸,或者佩戴茱萸做成的香囊,都是为了避灾克邪,与端午节插菖蒲、艾蒿相似。

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”重阳节更多的习俗是采菊、赏菊、饮菊花酒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”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”“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”……菊花一直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喜爱,“晋陶渊明独爱菊”最为著名。有一年重阳节,辞官后归园田居的陶渊明,因为没有钱买酒,只能在东篱下抚菊惆怅。就在这时,一个白衣使者向他走来,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。这就是“白衣送酒”的典故,这种纯粹的友谊堪称友谊的天花板,让后人羡慕不已。唐代王绩说:“香气徒盈把,无人送酒来”;岑参说:“强欲登高去,无人送酒来”。相比之下,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遭遇离乱之后,单身凄苦,至少有花有酒,也是在重阳节:“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。

过节自然离不开吃,中国的许多节日都与特定的食品有关。元宵节吃汤圆,清明节吃青团,端午节吃粽子,中秋节吃月饼,冬至吃饺子,重阳节的特色食品则是重阳糕,有的地方是糍粑。重阳糕和糍粑都是糯米做的。我从小生活在皖西南山区,对重阳节的印象没有菊花,没有茱萸,没有登高,只有糍粑。年年都是舅舅翻山越岭送糍粑过来,让我记忆犹新。听说,舅舅家那里的糍粑,入选了非遗,进了“舌尖上的中国”,只是好些年没有吃过了,糍粑不知不觉就成了乡愁。

“薄衣初试,绿蚁新尝,渐一番风,一番雨,一番凉。”写重阳的诗词很多很多,不可胜数。因为是晚秋,大多充满了惆怅,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是常见的事情。只有极少数胸怀、气度非凡的人才能把无数人为之神伤的季节,写得豪迈、昂扬和奔放,比如这首:“人生易老天难老。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。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。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

“九”最大,故而也最老,有长久长寿的含义,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。国家在1989年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,2012年改称老年节,民间俗称敬老节,由此敬老爱老与登高赏秋,成了重阳节两大主题。

买书不如借书

曹正文

买书不如借书,此话源自清人袁枚的《黄生借书说》: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。因为借来的书须及时归还原主,迫使借书者赶紧阅读;而买来的书,总是自家的,放在书架上可从容而读。日久天长,也就记不得了。

袁枚此言,笔者深有体会。1966年因父母买过股票,遭抄家之祸,当时家人脸皮薄,见邻人抬不起头,便寻思换个环境。天一黑,我便陪着母亲,拎着糨糊桶,拿着写好的“调房启事”张贴在电线杆上,见有人来看,赶紧连连声明:我们贴的是调房启事。

没几天,有人打来电话,约我们去看房。有一家离我家不远,母亲让我去访。敲门入内,是位年过半百的老者,我一进屋,大愕。25平方米的一大间,没什么家具,四壁都是书柜,只有一个写字台,旁边有衣架,挂着几件衣服。让我特别好奇的是,主人居然在叠起来的书上,搁了一块木板,上面铺了床单与被子,我笑曰:“老先生睡在书上哉。”老者姓袁,他自嘲道:“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,睡在书上,随手取书便当呀!”

想想也是,抬手便可拿起一本想看的书,岂不乐哉!当时我家被抄后,手头喜欢的几十本书与黑胶唱片,皆作“四旧”拿走了,正愁无书可看,见一屋子的书,顿时双眼发亮。

袁先生见我羡慕之情露于色,便猜出我心思,说:“你喜欢看书?”

我便每日早餐少买一根油条,省下4分钱,日积月累,买了几十本心仪的书讲了一遍,又叹口气说:“现在全没了。”

袁先生大度地说:“我可以借书给你,但你不能对外言传。”

我连连应诺,满屋子的书,还有一小间,也是“书库”,少说也有上千册,看得我眼花缭乱,一时不知借什么好。袁先生便指着一大叠杂志,“你若喜欢读普希金、雪莱的诗与莎士比亚、果戈理、契诃夫的文章,你可先读这套杂志。”

我取过来一看,原来是《译文》,又听袁先生说:“《译文》最早是鲁迅于1934年创办。1953年由茅盾任主编的《译文》出版,至1959年更名为《世界文学》,从1953年至1966年的杂志,我这里都有,你可以借去阅读。”

我一听,大喜过望,赶紧连连鞠躬,表示感谢。

就这样,我每次借三本《译文》,五天后归还续借,前后有半年之多,把全套《译文》《世界文学》都一一认真读了,并将其中喜欢的诗文抄录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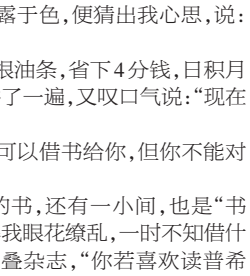
因袁先生的藏书以外国文学为主,我又借了蒙田的《随笔录》、西班牙小说《小癞子》、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,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。

令我惊讶的是,除了中国大陆版的外国文学,还有不少直排本的港台版欧美小说,因为是繁体字,我还看不明白,这样读了半年,才学会了读繁体字直排本,这对我后来读中国古籍原版打下了一点基础。

与袁先生调房没成功,我家与南京西路一家住户完成了调房意向,不料办手续时,房管所发现我们两家都抄过家,说是“漏网户”,于是双双被收去一间房,房子没调成,还少了一间房,真是肠子都悔青了。

有时候,不动是最好的;急着动,便是一个败着。

在这次调房风波中,我唯一的收获是多读了几十篇欧美文学作品,我把借读抄录的普希金、拜伦、海涅、济慈、雪莱、歌德、裴多菲……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,编成了一本《外国抒情诗一百首》,这是我沮丧中的唯一慰藉。



母亲的未了情

邱伟坚

母亲这代人很注重知恩图报。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或恩惠牢记在心,一有合适的机会就会予以报答。她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我们子女:对曾来探视过她的亲戚及邻居,日后一定要携礼物去答谢。只是她也有遗憾,蕴藏于心几十年的一段情却永远无法报答。

母亲10岁那年,上海正处于日伪统治时期,大米根本买不到,配给的是难以下咽的苞谷粉六合粉之类,而且要起早排队,户口米每天出售的数量有限,售完即止。家庭主妇们都是凌晨就拥在米店门口排队,等到米店开门后,众人尖叫着朝前“轧(挤的意思)”,上海话称“轧户口米”。于是弄堂里偷偷有人结伙去郊外找农民买大米回来度日,有头子活络的甚至做起了米贩子,当然风险也极大。但当时外婆为了能给儿子熬上稀粥,就带上年幼的母亲跟着弄堂里的男子一起去郊外背米。

那是一个天黑风高的夜晚。当他们一行人顺利地背着米袋踏上返家之路时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只能用惨烈来描述了。因为背着违禁的大米只能翻越铁丝网进入市区,众人走到铁丝网跟前时却傻了眼:铁丝网上的孔洞早已被补得严严实实了!正在这时,几部摩托车打着耀眼的灯光疾速驶来,鬼子们将米袋全部收缴,背米的男人全部被五花大绑,押解到铁丝网边上,在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,枪声响了。外婆和母亲两人恐惧地抱在一起,最后,她们被赶去伙房做杂工。

那些日子,外婆和母亲白天忙于大伙房一应活计,晚上睡在柴草间,外婆还担忧着家中尚在襁褓的儿子,天天焦心如焚。伙房的大师傅是一位本地中年男子,沉默寡言。一天,外婆实在忍不住,就悄悄将自家情况向他说了,话未说完已泪流满面,那人听罢一言不发。到了晚上十点来钟,突然,他将外婆和母亲带到后院,把一扇边门打开,指点她们返家的方向后又递上两个馒头。外婆让母亲向他磕头,他一边急忙拉起,一边催促道:你们快走!外婆哽咽道:日后有机会我一定来报答你!

靠着这位恩人,母女两人逃出了鬼门关。几年以后,外婆凭着依稀记忆带上母亲曾去那里寻找过,无奈不能如愿。好心人虽未找到,但母亲几十年来一直将此事此人挂在嘴边,深深感染了我们。我想母亲一生乐于助人、知恩必报的性格,与少年时遇见的这位北新泾好心人大有关系。

水墨丹青(摄影) 李陶

七夕会

骑车去秋游

张秀英

湛蓝天空,秋阳当头,我骑着单车,航南公路一路往西。单车徐徐行,微风习习来,想着即刻就能入眼的秋景,心旌荡漾。

田埂边、大路旁,一排排黄豆招人喜爱。豆秆老了,豆荚挂在秆上,串串叠叠,外壳裹一层薄绒,绒毛泛黄,一如金色。种过地的我知道,黄豆已到收获季节,此时的豆粒希望出荚,出荚才能见到阳光。

梨树完成酿果使命,叶落了,枝枯了,但依旧有力,依旧向上伸展,向人预告着明年的蜜梨。梨园的篱笆上,红扁豆、白扁豆,成串地挂在藤上,一些晚开的扁豆花儿,很是亮丽,没有一点秋正深寒的怯意。梨园女主人正在树下种大蒜。此时种的大蒜,从苗叶开吃可吃到春天。见我驻足久立,女主人抬头微笑:爱吃就自己摘吧!她看出我眼红的是什么了。我真摘了,一手揽藤叶,一手摘扁豆,约莫摘了一斤。包里掏钱,女主人急急摇手:自家种的,吃不完,你要,就不浪费。我脸一热,心生愧意,女主人仍笑着说:不要紧的,自家人呀。

自家人?她说:是啊,看你摘扁豆的手势就知道老早也是种田人。我笑了。

继续往前,农舍屋后是菜园。菜园东西走向,五六米宽,十来米长。一畦青菜苗刚放叶,嫩生生的,一畦大青菜已有半尺高,青翠欲滴;旁边是白菜,小腿肚高,外围的大叶子蓬着头,碧绿,内中的叶子则抱成了团开始泛白;再旁边是萝卜,大叶的是白萝卜,细叶的是红萝卜,白萝卜埋在土里,红萝卜一小截露在表土。蹲下身,伸手触摸菜叶,滑滑的、柔柔的。立起身,感觉鼻子里钻进了蔬菜味、青草味、泥土味、大地味,各种味儿都有,总觉这样的味儿只能此处有。

花白头发的老伯进了菜园,一手篮子一手小刀,一个蹲身,几棵青菜就进了菜篮,老伯起身看见了我,说:要青菜?自己弄,多弄些。我摇头:我是来郊游的,菜,单车上有了。那,到家去坐会?老伯很热情,我示意老伯忙他们自己的活儿去。

转个弯,到屋前,白墙黛瓦的农舍,二层楼,古朴里带着新意。场角有柿子树,柿子挂在枝头,数不清,红熟的柿子在枝丫里,像小灯笼藏在树间,仙气十足。河滩边,水泥水桥直通水边,水桥一边是两棵橘子树,橘子熟了,橘香弥漫,不用嗅也沁鼻子,感觉人也一身爽气。另一边是两棵无花果树,鸡蛋大的无花果昂首挺身立在枝头,紫莹莹、红扑扑、亮晶晶,盛满了秋收的意蕴。

站在场院隔河朝南望去,满眼睛都是稻田,稻穗弯腰低头,穗谷半青半黄,稻子随风摇曳,稻秆相扶相持,放眼望去,如一个无边的海洋翻着黄绿相间的波浪。耳边有沙沙声传来,一声连一声,一阵接一阵,似低歌更像在对我宣告着什么。这是郊野最壮阔的地方,真想说,大地宽广,稻浪金黄。丰收在望的稻谷,那之前的落种,播种,该是怎样的场面,怎样的奔突,怎样的忙碌,怎样的气势?

夕阳送我回程,各种蔬菜装了一车篮。闻清香看绿意,我从收获想到了播种,还想到了播种以外的东西。

时 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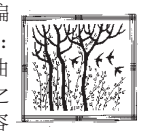
福寿重阳

顾建明

甲骨文的每个汉字,如同一幅幅精妙绝伦的象形绘画,这是三千年前先人最初生活的面貌,也是中国汉字最早的初义。“重阳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节日,有敬老感恩之意。

甲骨文“福”,合体构形,会意字。左侧“示”形如祭坛。右边上方“酉”像一个酒坛,酒坛下方是一双手捧着酒坛在虔诚敬酒,祈求保佑安康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福,佑也。从示,畐声”。“福”本义是福佑、求福。早期金文中一些“酒”字就写成“酉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酉,就也。八月,黍成,可为酎酒。象古文酉之形。”“酉”是一种盛酒的容器,久酿之“酒”谓之“酉”。 当今一些甲骨学者认为,应该将甲骨文“福”字左边的“示”偏旁和右边下方的双手取消,仅仅保留一个酒坛“畐”,即可表示“福”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畐,满也”。用“畐”装满酒就是“福”。但绝大多数书法家在新年写“福”字时,一般都会写有“示”有“双手”的福字,老百姓也喜欢笔画丰富的“满福”,因为字形看起来饱满丰富。

甲骨文“寿”,合体构形,形声兼会意字。字形像一个用农具耕田后留下的大S纹路,中间两个内口农田中的水塘或土堆。最早的“畴”字,左边有“田”字做偏旁。《古文字释要》:“训作:‘耕治之田也。像耕田屈曲之形。’耕田屈曲有深远之义,故引申为长久,用来形容人生。‘眉寿无疆’‘万年眉寿’为金文恒语,表示人寿之长久。”《说文解字》:“寿,久也。”本义是人活得长久。《尚书·洪范》有“五福”,寿居首,是人们一种美好愿望,引申为祝贺长寿,如“寿星”“寿辰”等。在书法写作时,书法家喜欢把“寿”字写长,以图“长寿”之意。



甲骨文“重”,合体构形,会意字。左侧如同一个侧立的“人”形,右边像一个行囊,合在一起表示一个人背着体积较大的重物在行走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重,厚也。”本义是东西沉重。当今“重”的词语有“重大”“负重”等含义。

甲骨文“阳”,合体构形,会意字。左侧似三座横状的“山”丘状(三比喻为多),右边“昜”为上下结构,上面圆形的是太阳,下面像一个祭神的小平台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陽,高、明也。从阜,昜声。”本义是高耸山丘的南面为阳。《诗经·召南·殷其雷》:“殷其雷,在南山之阳。”《玉篇·阜部》:“阳,山南水北也。”

农历九月,万物成熟,恰逢一种可以酿酒的黍子也成熟了,“重阳”开启了农作物的收获季节,家家酿酒祭神祈福,有登高赏秋之习俗。